

小说选刊  
评选



2018  
中国  
小说  
排行榜

表弟宁赛叶、莫言  
道长、阎连科  
赵日天终于逮到鸡了、陈应松  
司令还乡、徐贵祥  
黑木头、赵丽宏  
一粒微尘、王祥夫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小说选刊  
评选

2018

中国  
小说  
排行榜

2018 ZHONGGUO XIAOSHU PAIHANGBANG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18中国小说排行榜 / 《小说选刊》评选. —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9.9

ISBN 978-7-5639-6808-4

I. ①2… II. ①小…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04461号

## 2018中国小说排行榜

/ 《小说选刊》评选

策 划: 文 欢

责任编辑: 贺 帆

封面设计: 齐物秋水

出版发行: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 邮编: 100124)

010-67391722 (传真) bgdcbs@sina.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鸿祥信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毫米 × 1030 毫米 1/16

印 张: 30.25

字 数: 45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39-6808-4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010-67391106)

# 目 录

## 短篇小说

黑豆，或者反贼薛嵩.....	陈再见	002
表弟宁赛叶.....	莫言	011
道长.....	阎连科	017
看哪，一艘船.....	胡迁	023
赵日天终于逮到鸡了.....	陈应松	032
爱情手枪.....	肖克凡	046
猫的故事.....	文珍	069
流沙.....	冯俊科	085

## 中篇小说

借命而生.....	石一枫	099
种瓜的人.....	尹学芸	211
祝你好运.....	宋小词	240
对镜成三人.....	文清丽	277
多普勒效应.....	王威廉	300
司令还乡.....	徐贵祥	334
黑木头.....	赵丽宏	361
一粒微尘.....	王祥夫	410

## 「短篇小说」

## 黑豆，或者反贼薛嵩

陈再见

老弭当时还是书记。书记在那时候得有一辆单车，不管新旧，有那么两个轮子，就已经很“行头”了。老弭的单车很高，双筒的那种——这是我后来根据他的身高猜测的。老弭后来是个老头了，他一天至少有一半的时间在我家门楼喝茶，是个老头的他看起来还是很高大，两条长腿搁在地上膝盖比长椅板还要高出一拃。老弭喜欢讲以前的事，他的开场白通常是这样的：“那时，我还是书记……”

338省道还尘土飞扬，铺沥青是后来的事——我也就五六岁的光景，曾去扒了沥青回家烤呱鸡。老弭的单车就走在338省道上，他的布鞋已经被红色的尘土覆盖，使之看起来不像穿着鞋子，倒像是赤着脚的。老弭说他那时一天要往返两趟，去袁厝寮，早上去汇报工作，晚上去喝茶。来回也就半个小时。那时省道上几乎不见一辆汽车，连单车都是少见的，毕竟一个村也就一个书记。走路的人多，从早到晚，络绎不绝，都挑着担，下南塘上甲子，半道有粥铺，舍得的人会吃一瓯粥，歇一会儿，抽根烟，再赶路；不舍得的，埋头继续走。老弭说过一事，一人，我忘了名字了，正帮东家挑货，一头是豆油一头是面粉，挑到半路，肚子饿，他便一手抓了面粉，舀进去一勺豆油揉了吃，那个香，吃了一块忍不住又吃一块……结果怎么着？那人一路都忙着往屁眼上塞草纸，因为豆油正源源不断从他屁眼上渗出来。

老弭拿它当笑话讲，听起来像是杜撰的，实际听的都知道，他讲的是真事。我已经不是小孩了，我在湖村小学代课，我还抽烟，我得扔根烟给他。我说：“说点别的呗。”

“那就说说黑豆的事吧。”

所以说，关于黑豆的故事，我是听老弭讲的。当时放暑假，我们那儿冬天不冷，夏天就出奇的热，如果是大中午，站在巷口往山上望，会看见灯芯山上萦绕着一团烟雾，像是神仙脚下的云，但更像是烤炉上散发出来的热气……这时候，老弭肯定在我家门楼，说是纳凉，喝的却是热的茶水。我有大把的时间陪他，和学生不一样，

我感觉暑假是相当难熬的两个月。

——那时好像也是夏天。老弭不太记得了。

黑豆出嫁四天就被人送回来了。第一个把消息告诉老弭的是后巷的天来，天来和黑豆谈过恋爱，后来不知因为什么事吹了。天来有些幸灾乐祸。

四天前，黑豆出嫁，她的父亲米贵来请老弭，这事他得出面，顺便喝个酒，桌上有书记坐着，肯定不一样。喝了酒，吃了饭，趁着老弭精神亢奋，米贵鬼鬼祟祟蹭了过来：“弭书记，商量个事。”老弭随口道：“说。”米贵也挺不好意思的，说黑豆嫁人，虽说没收到多少聘金，但也没多少嫁妆可以随过去的，所以想向书记借个单车，让新郎载黑豆走。老弭有点喝大了，头脑却还清醒，他质疑：“这是新郎的事啊，你操什么心。”“不是穷嘛。总不能走路过去吧，那么远的路，要过马跃池，翻灯芯山呢。”老弭吃人嘴短，一下子狠不了心，这才意识到，米贵这人下棋前已经想好了几步。

不就是借个单车嘛。不是的，放在现在，借的就是一架小汽车，不是奔驰宝马，至少也是本田大众。

肯定是出事了，否则得等到第七天，七天才需要回娘家做客。老弭四天前似乎就有预感，那婚姻做得哪儿不对劲，又说不上来。来娶的是山那边的人家，不认识，连老弭都不认识，听说是媒人说的，好，别怀疑。媒人的话在什么时候都不能信。“现在还有媒人吗？”他问我，我说有，我妈正准备托猴母花给我说个老婆呢。老弭哈哈大笑，说：“你担心啥，你是文人，将来要中状元。”我说我高中都辍学了，考不了。老弭扁着嘴说：“那可惜了。”好吧。我催老弭继续。

老弭决定去黑豆家看看。老弭还未进门，就听到声响了。倒不是吵架，就是说话声音大了点。老弭站着一听，是米贵的声音。老弭把单车靠边放好，边上刚好有一棵龙眼树，怯怯小小的，估计是不会结果子的。老弭就进去了。他背着手，步子踩得方方正正的。这是我猜的。我承认我得添点油加点醋，否则这故事讲不精彩——我希望它是精彩的。“你没想到的在后头。”老弭出去撒泡尿。我得等着他。所以，我也得说：“你没想到的还在后头。”

“弭书记来了。”人群中谁喊了一句。

“嗯，来了。”好像老弭是米贵上门去请来的，书记总不能不请自到。

“怎么啦？”

回答老弭的却是一大会儿的沉默。

倒是米贵先开的口，他低低地说了一句：“黑豆是嫁不了了。”这时黑豆她娘哭了起来，声音呜呜的，像极了夜晚后山榕树丛里的猫头鹰。看样子，这哭声已经强

忍了很久，一直没敢发出来，而老弭的到来，像是给了鼓励，像是被委屈的小孩突然遇到疼爱自己的人。可这一哭，气氛也都变了，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米贵家出了什么丧事。老弭皱起了眉头，他伸出右手，向下压了几下，哭声便如一床棉被被塞进了方柜里，呜呜咽咽，如隔着一层水。

对方家里来了好几个，都是男的，他们坐在一边，都沉着脸，看样子他们集体在表达一种意思：他们被米贵给骗了。这些老弭再清楚不过，过乡过村的，这种事，总是说不清楚的，万一谈不拢，打起来，他们也别想从别人的村庄逃出去。好吧，老弭作为书记，又是在自己的地盘，他明显感觉到优势，觉得这事是不能那么容易被处理的，至少得有充分的理由，否则嫁出去的女儿怎么可能说被送回来就送回来呢，这又不是去圩市买一斤鱼仔虾。

“这事我有听说，却不知道真假。”我的意思是关于黑豆之所以没嫁出去，村里传着好几个版本。在我们这些年轻人看来，黑豆作为一个招神婆，尽管有各种传闻，由于年代久远，也没有多少后生仔感兴趣了。然而黑豆对各路神明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本领却是有目共睹的，我们这些湖村的后生仔只知现状，不知来历。

老弭当然是知道的。

老弭说，事情是有点难为情，尤其是在当时，社会还没这么开放。老弭指的应该是现在每到过年，村庄总能迎来一批袒胸露腿的女孩，她们在巷口安营扎寨，连续能演一个礼拜的脱衣舞，观众都把台面挤垮了。在那时，好多事情都是不可想象的。而一个女孩嫁过去四天却被人家还回来，更是难以启齿的事情。不论什么原因，肯定都是有辱家风的。

黑豆不愿意同房。这当然是致命的，谁家都不会娶一个不愿意生孩子的女人回家。

至于为什么——黑豆说，她身上有神明，神明就骑在她的肩上，她走路，神明就跟着走，她躺着，神明也跟着躺下。黑豆紧张的神情看起来不像是在撒谎。一屋子的人听着毛骨悚然，如果这事是真的，那黑豆到底是人是神抑或是鬼，无从知道。总之，从那一刻起，黑豆就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内向的女孩了，她成了一道让人敬畏同时又捉摸不定的光，类似于神明显灵时在眼前闪过的那一道迷惑人的世间与神界交集时的桥梁。嘿，见这女孩最好躲着点儿！

男方家人可不信这一套。什么神明上身，分明就是神经病。也就是说，他们被米贵骗了。他们想要回聘金，这让米贵为难，女儿回来没问题，银子拿出去，似乎就是要他的命。事情的最后，当然还是得老弭出面，做了公亲，两家各退一步，虽说米贵理亏在先，但一个二十来岁的大姑娘去了人家屋里过了四夜，说是没动她一根毫毛，说出去，也没几个人相信，想再嫁也是不太可能的了。协商的结果：米贵

退回一半聘礼，事情到此，各不追究，以后万一能见个面，也可以留个印象打招呼，毕竟也曾亲家一场。

老弭一直觉得，他把那次风波处理得比较妥当，是他当书记期间比较成功的调解案例。后来他一有去袁厝寮镇府汇报工作，还时不时要把它当作政绩提一提。让老弭没想到的是，黑豆当真被神明骑上了肩头，没学过一天潮剧的她站在巷口能一人唱一整出《秦香莲》，似乎又能未卜先知，洞悉天机，渐渐有人来上香，请神明示，丢了东西问路的，生了病问药的，没有老婆问姻缘的……黑豆便不再是黑豆，人们开始称她为招神婆。一年又一年，她不谈恋爱更没打算嫁人，父母都拿她没法子，兄弟姐妹也都如大树分了杈成了另外的人家，剩下她，守着一间旧厝，吃斋念佛，把自己活得道骨仙风。

“谁看见了？”我的意思是谁看见招神婆的肩上骑着神明了。

“废话，神明还能让你看见，能让你看见的就不是神明了，是鬼。就是鬼，也不是你想见就见的。”

照老弭的意思，神明当然不会随便就骑上了谁的肩头，得是神明想骑的人，值得骑的人。显然，黑豆应该是多少年来神明寻找的那个难得的真身。在人们看来，黑豆其实已经等同于神明了，至于她肩头上有没有骑着神明，早就不重要了。但到了某些时间，它又开始变得重要了。什么时候呢？“文化大革命”。老弭说：“其实嘛，‘文化大革命’，革什么，怎么个革法，都可以，怎么能死人呢？”“死人了么？”我问。“死人倒没有，神明就遭殃了。”老弭说。这时候，黑豆就不再是黑豆了，她代表了神明，她得出来接受批判。

问题就出在这里。

让老弭没想到的是，后巷的天来一马当先，他成了革委会的小头目，扫荡神明的事，他竟然也乐意带头。事实上，刚开始，人们还是有忌讳的，不敢，庙宇不敢砸，神像不敢搬，神明不敢辱……怎么办呢？总得有人敢的。天来就自告奋勇。天来也不是傻子，他有他的办法，他手里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到了哪个神庙，就站在门口背诵几句，然后一声大吼，锄头就往门楣上砸去了。短短一年的时间，几乎所有的神庙都被砸毁，烧的烧，砸的砸，石碑则搬回村里，在巷口处起了一座两层楼，用的石料几乎都是从神庙拆下来的。多年以后，老楼传言闹鬼，据说便和墙上的石碑有关。大环境如此，作为神明骑在肩头的黑豆，又能怎么样呢？她的房屋，她作法的神坛，自然是保不了的，第一时间就被天来铲了。实际上，她也有一个可以被放过的机会，即当着大伙的面，当着毛主席语录，承认自己是人，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承认从来就没被神明骑在肩头过，如此一来，也得承认多年以前她悔了婚，

她骗了大家，其实另有缘由。这其实也是简单不过的事情，严酷时期，谁都得学会自保。她的母亲几乎是跪在她的面前劝求的。她父亲早几年已经去世了，得的是肺结核。可是，黑豆始终不妥协，在祠堂里跪玻璃碴儿，吊起来三天三夜，一直到被人绑上大车上沿着 338 省道游行，她还是破口大骂，声称神明就骑在她的肩头看着呢，看着她遭难，看着他们的罪行，神明什么都看得见，神明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不是找死吗。这都还不算严重，人们除了给她剃了阴阳头，偶尔推推搡搡，还不敢对她动手。问题在于，她啐了天来一口痰，骂了大半天了，那口痰又干又臭，就那样准确地贴在天来的额头上，继而顺着他的眉心，流下他的鼻头和嘴巴。所有人都笑了，批斗的，被批斗的，包括看热闹的，都在那一刻被一口痰逗笑了。仿佛大家不是在批斗，而是小孩过家家在闹着玩。天来嘛，仗着是个小领导，有了点脾气，便顺势就给了黑豆一脚。那一脚估计也是没踢准，他本来可能是要踢黑豆的大腿，谁料黑豆的两腿一偏，这一偏，留出一个空位，不偏不倚的，就被踢到了下体上。“噗”的一声，黑豆蹲了下去，随之大家更是一阵哄笑。这一阵比前面还厉害，足足笑了有五六分钟。当大家晃过神来看黑豆时，才吓了一跳，黑豆倒在地上，裤裆处已经是一片血红。人们这才醒悟，无论黑豆承不承认，她都是一个人，一个会流血会死掉的女人。

黑豆当然没死。她现在还活着。天来后来孤鰥终身，人们深信那是神明对他的惩罚。村里的大小神庙又全部重修一新，神像也是新造的，香火还和以前那样旺盛，不，比以前更旺盛。而黑豆肩头上骑着的神明也回来了，或者说，神明一直就没离开过。黑豆作为神明和人类交流的媒介，又得到了村人的慕拜和敬重。好吧，讲到这里，故事似乎就要结束了。但是，还没有。

老弭“文革”后便没再当什么书记了。当年黑豆被天来踢了一脚，这事老弭看不下去，老弭骂天来是浑蛋，当然也付出了代价。老弭也成了批判对象，沿着 338 省道游街示众。

有一段时间，老弭在省道边上开了一个粥铺。那时政府已经允许做生意了，不像以前，老有人开个车二话不说就把甌碗筷碟都搬了去。但是，生意也没以前好了，原因是越来越多的人有了单车，路上挑担的人少了。作为一个营生，老弭还是可以坚持下去。渐渐地，好多人都忘了老弭曾经当过书记，年轻人更知道了，比如我，如果不是老弭经常来我家，如果不是他喜欢讲那些过去的事，我也是不知道他还有过那些风光时候的。老年的老弭，像是一个没有了听众的说书人，他乐意跟人家讲村庄的过去，讲村人的过去，却没人愿意听了，甚至也没人情愿被说起了，比如天来，他自然不愿意让人知道曾经的罪过；比如黑豆的家人，黑豆的家人后来十分忌讳黑豆

被羞辱的过去。似乎只有我愿意听。我之所以愿意听，大多时候也是觉得无聊，这个村，这个村的学校，还有那些越来越难以管教的孩子们，都让我觉得无奈。然而我又能怎么样呢？我做不了一个拍案而起的人。

有一天，我突然心血来潮，动手写一个故事，写在一本教案本子上，利用的当然是无聊的课间时间，或者学生做作业、考试的时候。我写得很缓慢，也很艰苦。我承认我并非精于此道，如果不是无聊，如果不是老弭讲的故事很精彩，我才懒得干这样的事。

当然，这个故事跟前面的故事无关，尽管它们看似有关，也纯属雷同。再说，这个故事发生在古代，也不知道是哪个年代，总之是古时候，老弭是这么讲的——古时候，我们这里出了一个真命天子，名字叫薛嵩。

薛嵩从小孤僻，一个朋友都没有，村里人都觉得他是一个蛮怪的人，连他的父母也这么觉得，尤其是他的母亲，很早的时候就想把薛嵩送给人家了。按这里的风俗，孩子送人前，为了确保没送错，得去给孩子算个八字。刚好这天村里来了一个瞎子，瞎子会算命，声称没有他算不准的命，没有他看不到的未来。于是薛嵩的母亲就把薛嵩的生辰八字报给了瞎子。瞎子琢磨了一刻钟，面色为难，像是一个人便秘时的表情。最后瞎子问：“大娘，你这孩子，怕是留也不是，送也不是吧。”薛嵩的母亲忙称奇，嘿，他怎么知道她要把孩子送人呢？

“怎么说呢？大师。”

“真命天子。这可是玉皇大帝遗落人间的宝贝。然而，既然是遗落的，这命说是真命，其实也是假命。如果落在皇室，天子无疑，如今落在这荒山野野，怕是要当个反贼，揭竿而起，篡夺皇位啊。最后会落个什么下场，就要看他的造化了，不过纵观历史，十有八九，也是有始无终哩……”

薛嵩的母亲听得云里雾里，待她回过神来继续要问个清楚时，发现瞎子已经不见了。她问了周围人，见着瞎子没？他们都表示，从来不见什么瞎子，只是奇怪，她怎么一人站在巷口自言自语，像是被神明骑上了肩头。

事情就这样，薛嵩的母亲遇到了怪事，薛嵩也就没被送出去，留了下来。之后，薛嵩也和村里的孩子一样，慢慢长大，当然他也上过私塾，但三字经背了三个月还没背出前面五句。他只好回家放牛，一直到长大，娶了郭氏，他还在放牛。和别人放牛不一样，他喜欢坐在牛背上，像是坐上了战马，然后策马扬鞭，挥着一根木麻黄条，一放就把牛放到了灯芯山下。

灯芯山下有一湖泊，当地人习惯叫马跃池，何谓马跃池，一可能是指湖小，马也能一跃而过；二也有另外的传说，传说更古的时候，有一败兵将领带着一队人马到达灯芯山下荒池边，人乏马困，将领下马歇息，顺便喝口水，可就在一瞬间，湖水大涨，将人马都淹没池底，最终唯有一匹马，跃出水面，活了下来。

薛嵩第一眼看见灯芯山，看见马跃池，便觉得眼熟，似乎在梦中见过。于是他喜欢上了这个地方，每天来这里放牛，在湖边开荒。他种了十几亩的黑豆，黑豆长势茂盛，三年才结出了果实，五年后那些圆如弹珠的黑豆才纷纷掉落在了地上，如给园地铺了一层黑色的布幔。薛嵩骑在牛背上，目视一园黑豆，在阳光下闪烁着亮光，个个精神饱满，如待战的部队。薛嵩高扬手中的树条，左右一挥，所有的黑豆都列成队伍，整装待发。薛嵩又一声高吆，胯下的牛奔跑了起来，绝尘而去。

薛嵩事先交代郭氏，灯芯山下马跃池边有园地，黑豆已成熟，满地都是。郭氏唯一要做的就是将黑豆都扔入马跃池中，不能吝啬，一颗接着一颗一把接着一把，全部都扔进池里去。切记。切记。

郭氏记住了。郭氏来到了灯芯山下马跃池边，她吓了一跳，她从未看过如此丰收的黑豆，黑压压一片，几乎望不到边。要把这么多黑豆扔进池中，怪可惜的。但她不敢违背男人的意愿。那时候的女人都得听男人的话，即使那男人天天放牛挺没出息的。

说实话，我能力有限，很难用准确生动的文字描绘接下来的场景。

总之，薛嵩一路骑着战牛，率领着他的大军——妻子每往马跃池扔一颗黑豆，薛嵩就多一员将士，妻子刚开始是一颗一颗扔，后来又一把一把地往池里撒——所向披靡，直捣皇宫，御林军溃不成军，谁也抵挡不了这不知道从哪来的天兵天将。

郭氏在马跃池边扔黑豆的事被薛嵩的母亲知道了。薛嵩的母亲出了名的小气，她一辈子也没见过那么多的黑豆，而儿媳竟然将黑豆白白扔进了池中，这不是疯了吗？于是母亲带着布袋赶到了灯芯山下马跃池边，她试图阻止儿媳的愚蠢行为。郭氏那一刻挺为难的，她不知道是听丈夫的好，还是听家婆的好。最后，她还是决定听丈夫的话，继续往池里扔黑豆。薛嵩的母亲实在是太生气了，她觉得生了一个傻儿子，而娶进来的还是一个傻媳妇。她火冒三丈，一把就将儿媳给推下了马跃池。薛嵩可怜的妻子在

池中挣扎了几下，便如一颗黑豆，缓缓沉入了水中。

薛嵩的母亲足足从灯芯山下马跃池边收回了几百麻袋的黑豆，一颗颗乌黑饱满，村里人说至少能卖一小块金子。薛嵩的母亲高兴坏了，她等着儿子回来，她要好好表扬一下儿子的勤劳，还要给他再找一个好妻子。

故事的结局当然是悲惨的。诸位应该也能猜到了。这其实只是一个老套的民间故事，我之所以要把它写下来，一是为可怜无辜的郭氏；二是为什么偏偏是黑豆，而不是黄豆赤豆荷兰豆……我想，黑豆，既然已经写进了文学作品，就一定要有它的隐喻吧。是的，我倒不知天高地厚，我想把它起名为《黑豆》，或者叫《反贼薛嵩》。

坏就坏在皇帝身边总有个聪明的国师。这国师的形象大概也没什么出乎意料的，无非是身着长袍，蓄起羊须，或手执羽扇，或捏一粒玉石，总之他表情深沉，偶尔看天，偶尔掐指，然后他进言道：“皇上，臣倒有一计，可以试试来者是真命天子，或是草寇反贼。”皇上唉声叹气，问：“那又如何？”国师说：“如果真是天子，那么天命难为，皇上就认命吧，将玉玺献出，自甘为臣；如果是草寇反贼，事情就好办得多，邪不压正，皇上乃真龙，便败不了。”皇上一听，在理，便让国师着手去办。

只见国师献出东西三样，让城下薛嵩抉择，薛嵩一看，桌上摆着一盘黄金一盘黑土一盘红粉。薛嵩虽然目不识丁，却也知道三样东西分别代表着什么。薛嵩最终选择了黄金。之所以不选择黑土和红粉，是他相信，只要他大手一挥，大兵压阵，这“黑土”和“红粉”不就都是他薛嵩的了嘛。倒不是要薛嵩选择什么，而是城墙上的皇帝该做出个选择才对。

国师站在城墙之上，他眼看薛嵩选择了黄金，便暗自一笑，回头对皇上说：“陛下，开门一战吧，万里国土仍属于您。”皇上大喜，亲自披袍上马，开门迎战。经过三天三夜大战，薛嵩损兵折将，节节败退，他怎么也想不到，天兵天将竟无一增援。他恨妻子怎么没按他的意思办事。战至第四天，只剩下薛嵩一人，忽见一刀下来，薛嵩的人头便滚落在了牛蹄边上。然而薛嵩还没死，他丢盔卸甲，往家乡方向逃亡，来时骑一头黄牛，回时，还是那头黄牛。国师见状，高喊：“穷寇莫追。”于是，薛嵩一路奔走，回到了家乡，他骑着老牛走在进村的路上。有一牧童，见牛上骑着一个无头人，惊呼：“嘿，那人没头怎么还不死？”牧童话音未落，薛嵩顷刻滚了下来，死去了。

老弭说，村口东侧那一矮小坟头，便是薛嵩之墓。

前面我讲到老弭在 338 省道开了一家粥铺。

是的，有一天，粥铺来了一个客人，那客人见老弭眼熟，说十多年前吧，弭书记您送了一个女人到我们卫生院，那时我还是卫生院的实习医生。老弭蛮惊讶的，说是啊，是有这事。实际上他惊讶的是还有人记得他曾经当过书记。老弭说，那女人不是别人，就是“文革”时被天来踢了下体的黑豆。老弭当时慌乱，倒没注意卫生院的医生长什么样子。十多年过去了，竟然能相逢，想想还是蛮有缘分的啊。

“当年多亏了你们，救了她。”老弭说。

“有个事，我印象深刻，当时没敢说。不知道那女的嫁人了没有？”那医生笑着。

“什么事啊？”

“那女的其实是个石女，说起来她还得感谢踢她的人。我们还给她做了人工阴道成形手术。”

这倒是老弭没想到的事，他一下子想起好多年前，那时他还是书记，黑豆才嫁出去四天就回来了，黑豆说她肩上骑着神明，不能和男人同房……

后面的事情就不用老弭讲了。我已经记事，八十年代，我们还是小孩，那时只知道黑豆是个招神婆，神通广大，上可请神仙，下可约鬼怪。小孩们感冒发烧很少去找医生，就找黑豆，请个符，烧成灰，抹一指头到嘴里，就好了。后来，媒人猴母花找过黑豆，想撮合一对，男人不是别人，正是后巷的天来，他一直未娶，似乎就等着黑豆。黑豆没说话，指着门楼让媒人离开。几年后，天来得癌症死了，他的亲人来请黑豆招魂，看能不能说两句，黑豆在神龛前坐了半天，终于叹了口气，说，招个屁。从此，黑豆烧了神龛器物，不再招神惹鬼，过上了一般人的生活。近年，黑豆到莲峰寺领养了一个小女孩，弃婴，兔唇，养到五岁还不会说话，是个哑巴，黑豆慢慢也不再说话，她和女儿自创了一套哑语，只有她们之间可以交流。

【作者简介】陈再见，1982年生于广东陆丰。中国作协会员。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十月》《当代》《钟山》等刊，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中篇小说选刊》选载；入选2015/2016年《小说选刊》年度排行榜、2016《收获》文学排行榜等；出版长篇小说《六歌》，小说集《你不知道路往哪边拐》《青面鱼》等；荣获《小说选刊》年度新人奖、广东省短篇小说奖等。现居深圳。

## 表弟宁赛叶

莫言

三哥，你不要自鸣得意，更不要沾沾自喜，你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以为咱东北乡里只有你有文学才能，我的表弟秋生——笔名宁赛叶——外号怪物——借着几分酒力，怒冲冲地对我说。我知道你瞧不起金希普，你这是犯了文人相轻的臭毛病！我认为金希普的才华远远超过你，他之所以没你名气大，是他没赶上好时候，他如果逢上八十年代那文学的黄金时代，哪里轮得上你猖狂！不说金希普，就说我，三哥，你说良心话，我的才华，在你之下吗？——表弟将酒杯往桌上一蹶，严肃地说。

你的才华，确实不在我之下，我说，金希普更是天才，俄国有个普希金，中国有个金希普嘛！

你这是西北风刮蒺藜，连风（讽）带刺！三哥，我没醉，我听得出好话坏话！金希普是我的兄弟，他骗谁也不会骗我，那两万元钱，算什么？他迟早会还的。那个什么狗屁电视台的狗屁副台长，我根本没看在眼里，更没放在心上。我们，我们生不逢时啊！忆往昔峥嵘岁月，恰同学少年，书生意气，指点江山，粪土你们这些达官贵人！我们哥俩，当年创办女神诗社时，心比天高，气势如虹，恨不得将小小地球，玩弄于股掌之间，那是什么样的胸襟抱负！可是，这个年代，容不下黄钟大吕，只能让狐狸社鼠得意横行。三哥，你放下你的臭架子，拍着胸脯想一想，你说，当年我让你看的我的小说《黑白驴》是不是一篇杰作？

我的《红高粱》发表那年，我的表弟，不，宁赛叶和金希普合办了一份小报，在上边刊登了即将连载《黑白驴》的广告。我清楚地记着他们的广告词：本报即将连载著名作家莫言的表弟宁赛叶的小说《黑白驴》！这是一部超越了《红高粱》一千多米的旷世杰作！每份五元，欢迎订阅！我记得当时我还在家里休假，姑父来找我，说秋生和他的文友让你去一下。我去了，在姑姑家的那三间空屋里，我第一次见到了金希普，还有几个我忘了名字的诗人。当时他们都是中学的学生。屋子里乌烟瘴气，遍地烟头。桌子上杯盘狼藉，桌子下一堆空酒瓶子。我一进门，宁赛叶就说，莫言同志，

你有什么了不起？我连忙说我没什么了不起，但我没得罪你们啊！他说，你写出了《红高粱》，骄傲了吧，目中无人了吧，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吧？但是，我们根本瞧不起你，我们要超过你，我们要让你黯然失色。他递给我一张铅印的小报，我从小报上读到了前面已写出的广告。我不高兴地说，我抗议，你们没经我同意为什么把我的名字印在你们报上？！他说，把你名字印在我们报上，是我们瞧得起你！我们没跟你要广告费，已经让你占了便宜……

我那篇《黑白驴》的原稿，你是看过的，你说良心话，是不是一篇杰作？那头驴，不白不黑，亦白亦黑；不阴不阳，亦阴亦阳。在白驴面前，它是黑驴；在黑驴面前，它是白驴。在公驴面前，它是母驴；在母驴面前，它是公驴。你说，在世界文学史上，出现过这样的驴的形象吗？你以为我写的真是一头驴吗？不，我写的是人。在我们的前后左右，每时每刻，都有一些像黑白驴一样的阴阳人，他们察言观色，他们趋炎附势，他们唯利是图，他们见利忘义，他们没有良心，却挥舞着良心的大棒打人，他们没有道德，却始终占据着道德高地，他们在驴和人之间频繁转换，驴脸上挤着人的微笑，人身上长着驴的皮毛。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上，你说，我们怎么能服气？

他点燃一支烟，倒上一杯酒，一仰脖子干了，又倒上一杯酒，一仰脖子干了！姑父嘴哆嗦着，试图去夺他的酒杯，他猛地格开姑父的手，双眼通红，凶相毕露，说：“从生理上论，你是我的父亲；但从心理上论，你是我的仇敌。”——你听听，你听听，姑父可怜巴巴地对我说。你听听这些话还是人说的吗？——这些话当然是人说的，如果我不是人，那岂不是侮辱你？是的，你们教育我，要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但你们值得我感谢吗？你们把我弄到这个黑暗的世界里，让我痛苦而悲愤……

我说，老弟，别装疯卖傻了。我也喝醉过，但醉了皮肉，醉不了心。这家庭，没有亏待你。你从小到大，娇生惯养，我放牛的年龄里，你在小学里捣乱破坏，砸玻璃揭瓦，我在水利工地上汗流浹背的年龄里，你在中学里抽烟喝酒写歪诗。你已经三十多岁，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想入非非，眼高手低，大事干不了，小事又不做。古言道三十而立，村里像你这般大的人，早就当家过日子了，可你还要父母养着你，不但要养着你，还要养着你的老婆孩子，你还有什么脸面在这里怨天尤人，你还有什么理由在这里借酒装疯？

我不服气！他捶打着胸膛，高声喊叫着，为什么，为什么那些笨蛋可以飞黄腾达？为什么那些骗子可以锦衣玉食？为什么才华平平者却可以扬名立万？为什么我满腹才华却要老死在这破败的村庄？你现在是名人，听说最近还当上了什么副主席？但骗子最怕老乡亲，草包最怕亲兄弟。别人夸你是天才，在我心目中你是驴屎！你那些破小说，全部加起来也抵不上我那《黑白驴》的一行字。你浪得虚名，你欺世盗名。

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可耻……可耻，真正可耻的是遍地英雄却使竖子成名！

我站起来，想走。但他堵住门，说，你不是欢迎别人对你提出批评吗？为什么我只批评了你几句就要躲开？你可以反批评啊，你可以与我辩论啊！你经常要别人有点雅量，为什么自己没有一点雅量呢？是的，我是一个无业游民，或者可以说是一个二流子，你听听一个二流子对你的批评不是更显出你的雅量吗？你是成名作家，我是文学青年——连文学青年也不是——我是一个文学疯子，许多人以为，有你这样一个表哥，我会跟着占便宜，想当初，我也对你心存幻想，以为你能提携我，帮我发表作品，但你武大郎开店，你生怕我超过你，你不但不帮我，反而压制我，打击我，讽刺我，挖苦我，贬低我，嘲笑我，你不敢面对真理，不敢承认我的才华，不敢面对我的《黑白驴》。我的《黑白驴》，在你那儿压了很久，你说是找《××文学》《××月刊》还有什么驴屁文学的编辑看过，当初我还以为是真的，但后来我明白你骗我，我的《黑白驴》，你没给别人看，你不敢给别人看，你明白那是杰作，你明白，一旦我的《黑白驴》面世，你们这一茬作家，通通都要退下舞台！你嫉妒我的才华，但你不敢承认你的嫉妒，你是个小肚鸡肠的小人，你生怕别人超过你，我之所以落到今天这步田地，你是要负责任的！

——我喝了一杯酒，我已经好久没喝酒了！我怒冲冲地说，宁赛叶先生，做人要有良心，说话要有根据！你的《黑白驴》，我确实看过，对，我承认，我确实没把你的这头驴，寄给任何刊物，因为我觉得，这头驴是头非常一般的驴，它没有个性，充其量是一条杂种驴——

——杂种出好汉！他说，真正的好作品，都是杂种！你自己也承认，你是受了西方文学影响又继承中国文学的传统然后又从民间文学里汲取了营养，你的文学，也是杂种！

——好好好，算我说错了，但是，我把《黑白驴》还给你之后，你完全可以自己往外投寄啊！邮局是国家开的，只要你付足邮费，他们敢不给你邮寄吗？中国这么多文学刊物，你可以投稿啊，即便有不识货的，但总会有识货的，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我知道你会这样说，但问题是，这么多刊物，全都被你们的同伙把持着，他们当中，多数有眼无珠，即便有几个识货的，但他们能发表一个无名小辈的作品吗？我没钱去给他们送礼，我更不是文二代文三代——所以，我恨你，你本来是有能力帮我发表的，也只有你可以提携我，但你嫉妒我，你生怕我露出头角压住你的名声。

——你可以把你的大作贴到网上啊！

——网络就是净土吗？网络也早就被那些网霸们分疆裂土，一个个的团伙，一